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WORKS NOBEL PRIZED
IN LITERATURE

諾貝爾基金會贊助
瑞典學院編纂

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11

哈姆生

譯作者：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

發行者：林弘志

出版者：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：板橋市三民路二段居仁巷一弄卅八號

電話：952-5651・952-5652・952-5653

郵撥：五〇七〇五三張陳秀梅帳戶

印刷者：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中和市民有街35號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

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



文學獎必須頒給那些在文學領域中
創造出最傑出之理想主義作品者。

——亞佛烈·諾貝爾

諾貝爾文學獎全集

11

哈姆生

KNUT HAMSN

1920



1920 年得主

哈姆生

挪威

1859—1952

得獎理由

「其作品『后土之惠』是一座紀念碑。」

哈姆生是新浪漫派的旗手，高揭自我。二次大戰時幫助納粹德國，因而失去人民的擁戴。直到現在，他的價值再次被承認，堪稱為二十世紀挪威偉大的作家。

收錄作品

「飢餓」、「后土之惠」
「牧羊神」

1939年，哈姆生夫婦



書房裏的哈姆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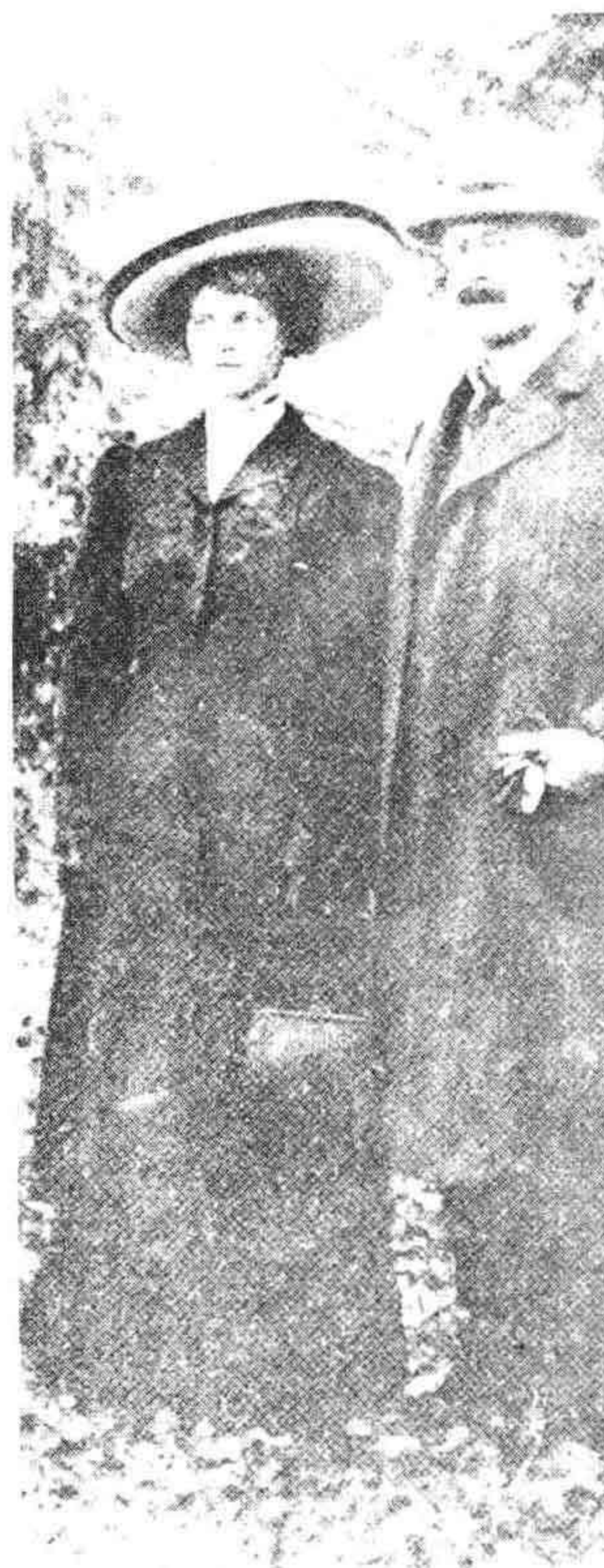


晚年的哈姆生

1951年。這時，哈姆生幾乎聽不見



哈姆生夫婦（1910年）





11-20

目 錄

哈姆生

后土之惠

1

得獎人與作品

479

著作目錄

517

后 土 之 惠

經過荒野的沼澤，進入森林的漫長的路——是誰最初把它走出來的呢？人，一個人類，最早到這裏來。在他之前，沒有路。此後，某個獸類，沿著這沼澤與高沼地模糊的踪跡走過，使它們又深了一些；過後，某個拉普人（註①）聞到了這足跡的氣味，在野地裏穿行的時候藉用這條小徑尋找馴鹿。通過巨大的阿不敏林山脈的這條路就是這樣踩出來的——一條沒有主人的公用小路；無人之地。

那人來了，向北走。揹著一個袋子，這個袋子，裝著乾糧和少數幾件工具。一個又壯又粗的人，鐵紅的鬍鬚，臉上手上有一塊塊的小疤痕；舊傷的痕跡——勞動還是打鬥得來的？或許他坐過牢，現在想找地方躲起來；或者是個哲學家，找尋安寧。不管怎樣，他來了；四周的鳥、獸都靜靜的；偶爾他發出一兩個聲音：「哎——好吧！」他就是這樣的自言自語。不論到那裏，當那沼澤的荒野讓出較為明媚的一小塊地，當那森林之中透出一塊空地，他就放下袋子，去找尋一番；然後他回來，又把袋子扛到肩膀上，再跋涉前進。一天就這樣過去，

註①：Lapp 也稱拉美蘭人；分佈在挪威、瑞典、芬蘭和蘇聯各國的北部。

靠日頭知道早晚；天黑了，他躺在石南草上，枕著胳膊。

休息了幾個鐘頭，他又上路了——「哎——好吧！」再向北走，靠日頭知道早晚；靠大麥餅和羊乳酪當糧食，喝口溪水，繼續前進。這一天他也用在行路上，因為森林裏有很多地點需要探測。他找什麼？一個地方，一塊土地？或許，是從家宅來的一個移民；他警覺著，留意著；他常爬到小山頂，四周觀看。日頭又落下去了。

他沿著一個山谷西側走；樹林裏雲杉和松木之間夾著枝葉繁茂的樹，地上是草。這樣過了好幾個鐘頭，薄暮漸降，但他聽到了淙淙的水聲，就像活的東西那樣振奮了他的心。他爬上坡，在半暗中看著下面的山谷；外邊，是向南的天。他躺下休息。

清晨向他展現出一片草地和樹林。他走下去，是一片綠色的山坡；更下去，瞥見溪流，一隻兔子從這岸跳過那岸。一隻在窩邊的松鷄憤憤的叫著，突然從他腳下飛起，他又點了點頭：有禽有獸——好地點。石南、越桔和草莓覆蓋了地面，還有小蕨類及七角星狀花的小鹿蹄草。他用鐵工具到處挖了挖，發現好土壤，還有泥煤，混合著腐木和千年的落葉。他點頭，說他找到了一個他落腳和過活的地方。兩天的時間裏他向四周探測，每天傍晚回到山坡。夜裏他睡在松木堆做的牀上，在一塊懸垂的岩石下面，躺在松木牀上，他已經安適得像是在家了。

他的工作中最艱難的就是找到地點；這裏不屬於任何人，只是他的。現在是工作來把他

的時間占得滿滿的了。他立刻動手，剝遠處一些樹林中樺樹的皮，樹汁一邊流著。他把樹皮壓了，曬乾了，集了一大堆之後，扛過好多哩路，到村子做建材賣。然後他再回山坡，帶著幾袋新的糧食和工具；麵粉、豬肉、菜鍋、鐵鍬——沿著路他回來了，一路上帶著所有這些東西。天生的負重者，森林裏駁船一般的人——噢，他似乎喜歡他的營生方式，走長路，揹著沈重的東西；似乎肩上沒有重物就會淒慘，就不算生活似的。

有一天，他回來時，不只肩上有馱負，還用皮帶牽著三隻山羊。他以這幾隻羊爲傲，好像牠們是長了犄角的牛，悉心的照顧著。然後，第一個過路人經過，是個游牧的拉普人；看到山羊，他知道這是個來定居的人，就對他說話。

「你要在此地長住麼？」

「哎。」那人說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以撒。你知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女的能來做幫手？」

「不知道。可是我可以碰到人就問問。」

「哎，好。說我這裏有牲口，沒人看管。」

那拉普人走了。以撒——是的，他會說起他的。山坡上的男的不是逃犯，他說了自己的名字。逃犯？他會被人找到。他只是個勞力的人，做粗活的人。他開始爲山羊割冬天的飼料，

清出一塊地，聚一塊田，挪開石子造石牆。到了秋天，他已給自己用草根土蓋了一間小房子，又結實，又暖和；暴風吹不壞，什麼也燒不倒它。這是一個家了：他可以進去，把門關起來，待在裏面；他可以站在屋外的門口石板上，屋子的主人——如果有人經過會這樣說。小屋有兩間房；一間他自己，另一間給牲口。最邊邊，靠石牆，是草料堆。什麼都齊全了。又有兩個拉普人經過，是父子兩人。他們兩手拄在長手杖上休息，看到了山坡上的小屋和空曠地，聽到了山羊的鈴鐺聲。

「皇天啊！」拉普人說：「有個好人到這裏來住了。」拉普人說話是這樣的，是有點討好的意思。

「你知不知道附近有沒有女人可以來做幫手的？」以撒說，他想著的總是這一件事。

「女的來做幫手？不知道。但是我們見了人會說。」

「哎，那太好了。我有幢屋子，一塊地，還有羊，這麼說吧！就是沒有女的來幫忙。」

噢，每次他揩著樹皮下村子，他都想找個女的來做幫手，但就是找不到一個。她們會看著他，寡婦、沒結過婚的或什麼的，可是不論是心裏想什麼，可都怕開口。以撒弄不明白是為什麼。弄不明白是為什麼？誰要到荒山野地，跟最近的鄰居都有整整一天的距離的地方去給一個男人做幫手呢？再說那男人看著也不叫人喜歡，差得遠哩；說話的時候又不是翻眼看天的男高音，卻是粗硬的，有點像野獸的聲音。

好啦！他不得不想辦法自己過活了。

冬天，他做了一些大木槽在村裏賣了，在雪地裏揩了一袋子一袋子的糧食和工具回來；揩這種重東西的時候是辛苦的日子。家裏有山羊，沒人照料，他不能出門太久。他怎麼做呢？需求使他聰明，他是很有頭腦又很少用的人，他慢慢訓練它變得愈來愈管用。他最早的辦法是在出門前把牠們放開，讓牠們在樹林裏的矮叢裏吃飽。但他找到了另一個辦法。他拿了一個很大的桶，掛在河邊，正好讓每一次只有一滴水掉進去，要十四個鐘頭裝滿。滿到邊上的時候，重量正好；桶沉下去，拉起一根拴在草料堆的繩子，打開了一扇活板門，三捆飼料掉出來——山羊有得吃了。

這是他的辦法。

好想法，或許是上帝送來的靈感。這人除了靠自己，沒有幫手。這個裝置一直到深秋都能爲他效勞；接著初雪來了，然後是雨，又是雪，一直下一直下。他的裝置失靈了，木桶在空中填滿了，把活板門拉開太早。他給它裝了個蓋子，暫時又一切進行順利；接著是冬天，水滴凍成了冰柱，讓那裝置永遠失靈了。

山羊只得學牠們主人——自助。

艱苦的時期——那人需要幫手，卻沒有一個，可是他還是想出了辦法。他在家裏不停工作；他給小屋子做了一個真玻璃窗，在他的生活裏便有了明亮奇妙的白天。用不著生火來看

東西了；他可以坐在屋子裏，靠日光來做木槽。日子比以前更好，更明亮了……哎！

他不看書，但是他的思念總是跟神同在；那是自然的，是從單純與敬畏中產生。天上的星辰，樹間的風，孤獨與遍布的雪，土地的力量，土地上方力量，一天中有許多次在他心裏充滿深深的渴望。他是個罪人，敬畏上帝；星期日他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，是出於對聖日的尊敬，但還是和平常一樣辛勤的工作。

春天來了；他在自己那塊田裏耕作，種了馬鈴薯。他的家畜繁殖了殖；兩隻母山羊各生了兩隻小羊羔，一共是七隻了。他給牠們做了大一點的棚子，準備繁殖更多的時候用的，還在那裏裝了兩扇玻璃的格窗。哎，現在不論那裏都比較明亮了。

最後幫手終於來了；是他需要的女人。她拐彎抹角走了很久，徘徊於山坡間，卻不敢走近；到了黃昏她才下定決心走下來。這樣，她來了——一個大個子的、棕眼睛的、結實、粗壯的女人，有又好又沈實的手，粗獸皮的半統工作靴，就像她原先是個拉普人似的，肩上垂著小牛皮的袋子。不十分年輕了；說話有禮；將近三十歲。

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；但她對他打了招呼，急躁地說：「我正要過山，經過這裏，祇此而已。」

「噢！」男人說。他幾乎聽不懂她在說什麼，因為她聲音含含混混的；再說，她的臉又是轉開的。